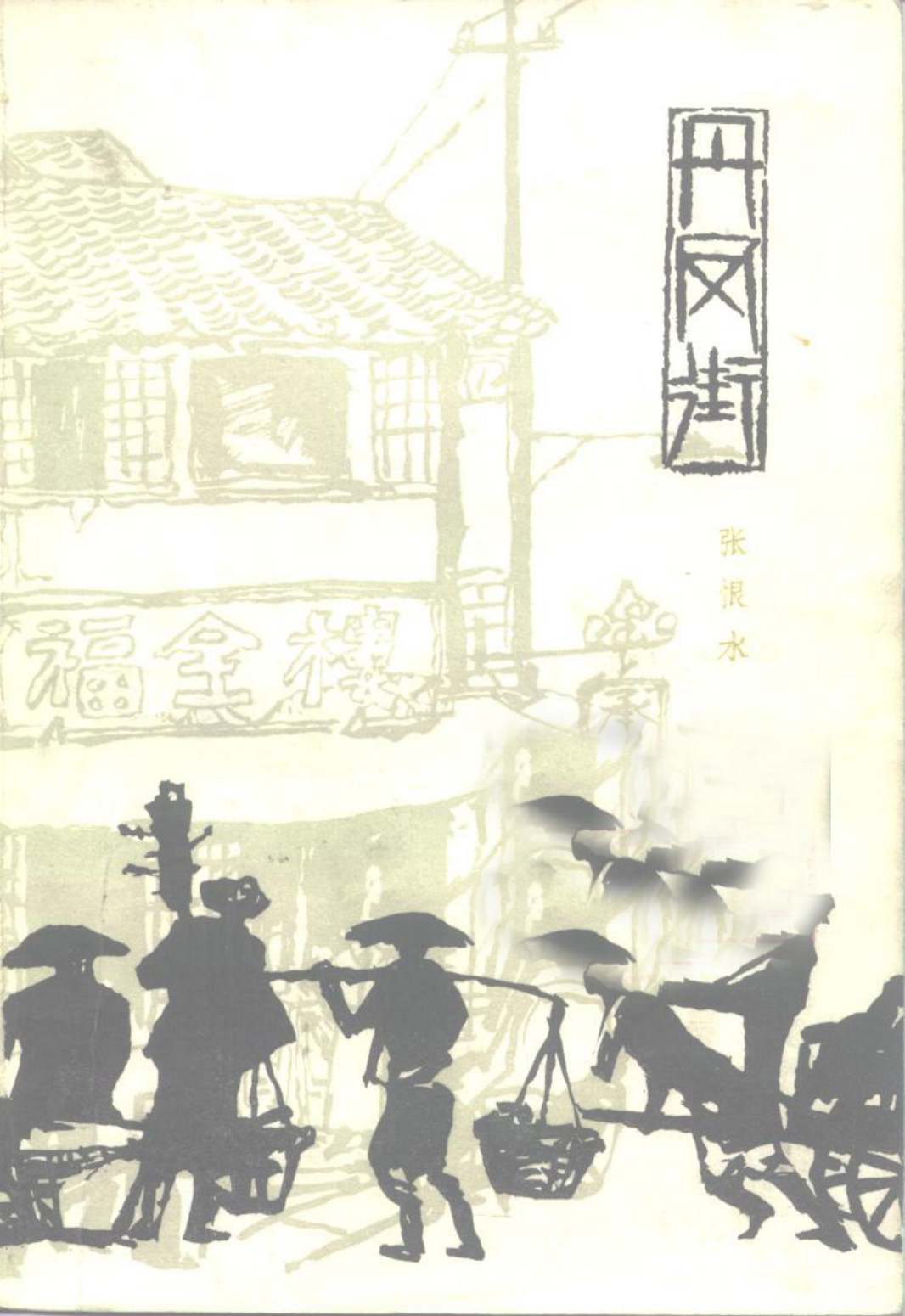


丹凤街

张恨水



丹凤街

张 恨 水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北 京

丹 凤 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7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3}{8}$ 插页 4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 —210,000

书号 1009 · 3543

定价 0.81 元



作 者 像

一湾艇子浪花飘，高歌打桨过断桥。
 白鸟横清话渡，今宵。年光渐老，
 秋意未还月，小舟行。微风吹水，
 空舟满下，晚凉。倚山依水，
 玉露秋红，玉漏将残，笑口开，
 醉步百花亭。

作者手迹

自序

民国二十三四年间，予住南京丹凤街不远之住宅区。每夜半自报社工作归，见受训市民，于街灯尚明中，辄束装裹腿，成群赴夜校操练，心窃慕之。因特于一二清晨往观其下操情态。至则灰色服帽之壮丁，束戴简洁，队形整齐，群集场上。每一口令下，持枪上刀，动作敏捷，宛如军人。且悉知其数，将达二十万名。私念一城之壮丁如此，全国可知。即此一事，将不患与倭人一战矣。及晨操即毕，壮丁散队回家，陆续互去其武装，一一验之，则其人也，非商店中持筹码算盘者，即街头肩挑负贩之流。平日视其行为，趋逐蝇头之利，若不足取。而其一旦受军事训练，则精神奋发，俨然干城之寄，人之贤不肖，孰谓为一定不移之局乎？有此一念，当日便欲取其若干人物以描写之，藉以示士大夫阶级。特以人事冗杂，未能如愿，而心固未忘其人也。二十七年予入川，而首都已失。闻倭寇入城之际，屠我同胞达二十余万，壮年男子被杀居多。则我当日所见去其扁杖竹箩束装裹腿以受训者，有若干恐不免于难矣！一念至此，心辄凄然。顾予又知此辈受下层社会传统习惯，大半有血气，重信义，今既受军训，更必明国家大义，未

可一一屈服，若再令其有机会与武器，则其杀贼复仇，直意中事耳。云天东望，予固深深寄其祷祝焉。予何以知其然也？予于彼等平日私人行为，有以知之，此私人行为，即本书中所述之故事也。读者试思之，舍己救人，慷慨赴义，非士大夫阶级所不能亦所不敢者乎？友朋之难，死以赴之，国家民族之难，其必溅血洗耻，可断言也。此书故事虽十九为予所虚构，而其每个人之性格与姿态，则予当年住丹凤街畔，有以摄印于脑中，今特融化为故事中之角色以使其逼真。是固写小说者之故技，大抵如此，非予独为之也。当予之有意写此故事时，实为怀念丹凤街人，初意欲分为两大部：一部写肩挑负贩者之战前生活，一部则为战时景况。继予念南京屠城之惨，及市民郊外作游击战之起，不容以传闻幻想写之，遂决定先完成上部，每月写书一章，付上海发行之杂志发表。又以上海虽为孤岛，敌人犹得干涉之，则名书曰《负贩列传》，初不欲敌人知为抗战之作也。写书将二年，未能毕事，而太平洋战起。上海既完全沦陷，予亦因之而搁笔。去冬清理残稿，友人取而读之，则喜甚。且曰：此较君一般著述者别有风格，何不卒成之乎？书若在大后方印行，可畅所欲言也。予闻而意动，将陈稿校阅一过，自觉亦颇可用，乃更续书数章，使主角故事告一段落，并结束之于壮丁受训，而更名曰《丹凤街》。以地名者，特重其地，盖犹欲能他日回归丹凤街头，访其人面谈之，更写有声有色之一页也。抗战而后，予所写小说，恒不欲其与时代脱节，此书开端，初若与抗战无

关，予今先说明其背景，更证以其人其地，则读者于其最后之一结也，亦复许其有所贡献于将来乎？

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张恨水序于重庆之南温泉

目 录

自序	1
第 一 章 诗人之家	1
第 二 章 饭店主人要算帐	15
第 三 章 挣扎	27
第 四 章 狡毒的引诱	39
第 五 章 吞饵以后	51
第 六 章 明中圈套	63
第 七 章 谈条件之夜	75
第 八 章 朋友们起来了	87
第 九 章 他们的义举	99
第 十 章 开始冲突	110
第十一章 新型晚会	122
第十二章 新人进了房	133
第十三章 一小贩之妻	144
第十四章 重相见	155
第十五章 不愿作奴才的人	166
第十六章 鱼鹰的威风	177

第十七章	好汉做事好汉当	187
第十八章	鱼帮水水帮鱼	198
第十九章	情囚之探视	209
第二十章	乡茶馆里的说客	220
第二十一章	杨大嫂的惊人导演	232
第二十二章	老人的意外收获	243
第二十三章	风雨无阻	254
第二十四章	里应外合	264
第二十五章	全盘失败	275
第二十六章	这条街变了	284

第一章 诗人之家

“领略六朝烟水气，莫愁湖畔结茅居。”二十年前，曾送朋友一首七绝，结句就是这十四个字。但到了前几年，我知道我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姑不问生于现代，我们是不是以领略烟水为事，而且六朝这个过去的时代，那些人民优柔闲逸、奢侈及空虚的自大感，并不值得我们歌颂。其实事隔千年，人民的性格也一切变迁，就是所谓带有烟水气的卖菜翁，也变成别一类的人物了。这话并非我出于武断，我是有些根据的。前几年我家住唱经楼，紧接着丹凤街。这楼名好象是很文雅，够得上些烟水气。可是这地方是一条菜市，当每日早晨，天色一亮，满街泥汁淋漓，甚至不能下脚。在这条街上的人，也无非鸡鸣而起，孳孳为利之徒，说他们有铜臭气，倒可以。说他们有烟水气，那就是笑话了。其初我是烦厌这个地方，但偶然到唱经楼后丹凤街去买两次鲜花，喝两回茶，用些早点，我又很感到兴趣了。唱经楼是条纯南方式的旧街。青石板铺的路面，不到一丈五尺宽，两旁店铺的屋檐，只露了一线天空。现代化的商品也袭进了这老街，矮小的店面，加上大玻璃窗，已不调和。而两旁玻璃窗里猩

红惨绿的陈列品，再加上屋檐外布制的红白大小市招，人在这里走象卷入颜料堆。街头一幢三方砖墙的小楼，已改为布店的庙宇，那是唱经楼。转过楼后，就是丹凤街了。第一个异样的情调，便是由东穿出来的巷口，二三十张露天摊子，堆着老绿或嫩绿色的菜蔬。鲜鱼担子，就摆在菜摊的前面。大小鱼象银制的梭，堆在夹篮里。有的将两只大水桶，养了活鱼在内，鱼成排的，在水面上露出青色的头。还有象一捆青布似的大鱼，放在长摊板上砍碎了来卖，恰好旁边就是一担子老姜和青葱，还很可以引起人的食欲。男女挽篮子的赶市者，侧着身子在这里挤。过去一连几家油盐杂货店，柜台外排队似的站了顾客。又过去是两家茶馆，里面送出哄然的声音，辨不出是什么言语，只是许多言语制成的声浪。带卖早点的茶馆门口，有锅灶叠着蒸屉，屉里阵阵刮着热气，这热气有包子味，有烧卖味，引着人向里挤。这里虽多半是男女佣工的场合，也有那勤俭的主妇，或善于烹饪的主妇，穿了半新旧的摩登服装，挽了个精致的小篮子，在来往的箩担堆里碰撞了走，年老的老太爷，也携着孩子，向茶馆里进早餐。这是动乱的形态下，一点悠闲表现。这样的街道，有半华里长，天亮起直到十点钟，都为人和箩担所填塞。米店，柴炭店，酱坊，小百货店，都在这段空间里，抢这一个最忙时间的生意。过了十二点钟人少下来，现出丹凤街并不窄小，它也是旧街巷拆出的马路。但路面的小砂子，已被人脚板磨擦了去，露出鸡蛋或栗子大小的石子，这表现了是很少汽车经过，而被工务局忽略了工程。菜叶子，水

渍，干荷叶，稻草梗，或者肉骨与鱼鳞，洒了满地。两个打扫夫，开始来清除这些。长柄竹扫帚刷着地面沙沙有声的时候，代表了午炮。这也就现出两旁店铺的那种古典意味。屋檐矮了的，敞着店门，里面横列了半剥落黑漆的柜台。这里人说话，也就多操土音，正象这些店铺，还很少受外来时代之浪的冲洗。正午以后，人稀少了，不带楼的矮店铺，夹了这条马路，就相当的清寂。人家屋后，或者露出一两株高柳，春天里飞着白柳花，秋天里飞着黄叶子，常飞到街头。再听听本地人的土音，你几乎不相信身在现代都市里了。这样我也就在午后，向这街南的茶馆里赏识赏识六朝烟水气。然而我是失败的。这茶馆不卖点心，就卖一碗清茶。两进店屋，都是瓦盖，没有楼与天花板，抬头望着瓦一行行的由上向下。横梁上挂了黑电线，悬着无罩的电灯泡。所有的桌凳，全成了灰黑色。地面湿粘粘的，晴天也不会两样。卖午堂茶的时候，客人是不到十停的一二停，座位多半是空了，所有吃茶的客人，全是短装。他们将空的夹篮放在门外，将兜带里面半日挣来的钱，不问银币铜元钞票角票，一齐放在桌上，缓缓的来清理。这是他们每日最得意的时候。清理过款项之后，或回家，或另找事情去消磨下半日。我彻底观察了之后，这那有什么卖菜翁有烟水气的形迹呢？可领略的，还是他们那些铜臭气吧？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睁眼看任何都市里，任何乡村里，甚至深山大谷里，你睁开眼睛一看，谁的身上，又不沾着铜臭气？各人身上没有铜臭气，这个世界是活不下去的。于是我又想得了个短句：领

略人间铜臭气，每朝一过唱经楼。我随拿面前的纸笔，写了一张字条，压在书桌上砚台下，不料骑牛撞见亲家公，这日来了一位风雅之士许樵隐先生，一见之下，便笑说：“岂有此理！唱经楼是一个名胜所在，虽然成为闹市，与这楼本身无干，你怎么将名胜打油一番？”我说：“我并非打油。我们自命为知识分子，目空一切，其实是不知稼穡之艰难，不知市价之涨落，无论生当今世，我们要与社会打成一片，这种和社会脱节的生活，是不许可的。便是这动荡的世界，不定哪一天，会有掀天的巨浪，冲到我们的生活圈里来。我们那时失了这长衫阶级的保障，手不能提，脚不能走，都还罢了。甚至拿了钱在手上还不会买东西，那岂不是一场笑话？未雨绸缪，趁着现在大风还没有起于萍末，常常和市井之徒亲近亲近。将来弄得文章不值一钱，在街头摆个小摊子，也许还可以糊口。”许先生笑道：“你这真是杞人忧天。纵然有那末一日，文人也不止你我二个。就不能想个办法，应付过去吗？若是真弄到沿门托钵，那我不必去为这三餐一宿发愁，应当背了一块大石，自沉到大江里去。”我笑说：“果然如此，你倒始终不失为风雅之士。”我这样一句无心的话，谁知许樵隐认为恭维得体！笑道：“我家里有新到的真正龙井明前，把去年冬天在孝陵梅花树上收来的雪水，由地窖里掘一壶起来，烧着泡茶你喝，好不好？假如你有功夫的话，可以就去。”我笑说：“这些东西，你得来都不容易，特意拿来请我，未免太客气了。”他说：“这倒无所谓特意不特意，不过我两个人品茶，要开一个小瓮，许多人喝，也不过开一个瓮。瓮泥

开了封，是不能再闭上的。仲秋时候，天气还热，雪水怕不能久留。这样罢，今天夕阳将下去时，在我家里，开一个小小的诗社。你我之外，鸡鸣寺一空和尚是必到的，四大山人，我也可以邀到，此外再约两位作诗的朋友，就可以热闹一下了。”我说：“我不会作诗，我迟一日去喝茶罢。”樵隐道：“老早你就要四大山人给你画一张画，今天可以当面和他要。你为什么不去？你所要的两支仿唐笔，我也可以奉送你。”我心想：四大山人的画那倒罢了，听到樵隐和一个高等笔匠认识，定做得有许多唐笔，这是钱买不到的东西，不可失了。就答应了许先生的约会。他透着很高兴，带了笑容告辞而去。他家和我家相去不远，就在丹凤街偏东，北极阁山脚下空野里。后面有小山，前面两排柳树围了一个大空场，常有市民在那里自由运动，他家是幢带院落的旧式平房，经他小小布置，也算幽人之居。我因仰慕风雅之名，也去过两次的。到了这日下午五点钟左右，我抽得一点工作余暇，就向他家去奉访。他家大门，是个一字形的，在门框上嵌了一块四方的石块，上有“雅庐”两个大刻字。两扇黑板门，是紧紧的闭着，门楼墙头上，拥出一丛爬山虎的老藤，有几根藤垂下来，将麻绳子缚了，系在砖头上。这因为必须藤垂下墙来，才有古意，藤既不肯垂下来，只有强之受范了。这两扇门必须闭着，那也是一点雅意，因为学着陶渊明的门虽设而常关呢。我敲了好几下门环，有一个秃头小孩子出来开了门。进去是一个二丈宽，三四丈长的长方形小院子。靠墙一带种了有几十竿竹子。在东向角落里，有十来根芦

柴干子，夹着疏篱，下面锄松了一块泥土，约莫栽有七八株菊花秧子。那芦干子夹有一块白木板子，写了四个字道：五柳遗风。我心里也就想着，陶渊明东篱种菊，难道就是这么一个情形？那秃头孩子见我满处打量着，便问道：“你先生是来作诗的吗？”这一问，我承认了觉得有点难为情，不承认又怕这孩子不会认我是客。便笑道：“我是许先生约了来的。”那孩子笑道：“请到里面去坐，已经来了好几位客人。”说着，他引着我穿过正中那间堂屋。后进屋子，也和前进一样，天井里有两个二尺多高的花台，上面栽了些指甲草、野茉莉花。正中屋檐下，牵下十几根长麻索，钉在地面木桩上，土里长出来牵牛花、扁豆藤，卷了麻索，爬到屋椽子边去，这仿佛就很是主人翁雅的点缀。那里面正是书斋，但听到宾主一片笑语喧哗之声，我还没有开言，主人翁在窗户里面，已经看到了我，笑道：“又一诗人来矣。”说着，他迎出了门来，在屋檐下老远的拱手相迎。我随他进了书斋，这里面已有一个矮胖和尚，两个瘦人在座。自然，这和尚就是诗僧一空。那两个瘦人，一个是谢燕泥，一个是鲁草堂，都是诗人。我再打量这屋子，有两个竹制书架，一个木制书架，高低不齐，靠墙一排列着。上面倒也实实在在的塞满了大小书本。正中面陈列了有一张木炕，墙上挂了一幅耕雨图，两边配一副七言联：三月莺花原是梦，六朝烟水未忘情。书架对过这边两把太师椅，夹了一张四方桌。桌旁墙上，挂了一幅行书的《陋室铭》。拦窗有一张书桌，上面除陈设了文房四宝之外，还有一本精制宣纸书本，正翻开来摊在案头。乃是主人翁与

当时名人来往的手札。翻开的这一页，就贴的是当今财政次长托他收买一部宋版书的八行。主人翁见我注意到此，便笑道：“最近我又收了许多信札。我兄若肯写一封给我，这第二集也就生色不少。”我说：“我既不会写字，又不是名人，收我的信札有何用？”许樵隐道：“不然，我所收的笔札，完全是文字之交。你就看邵次长写给我的这封信，也就是极好朋友的口吻。他称我为仁兄，自称小弟。”说着将手对着这本子连指了几下。我笑道：“主人和我们预备的茶呢？”樵隐道，桌上所泡的茶也是在杭州买来的极好雨前。雪水不多，自然要等朋友到齐，才拿出来以助诗兴。谢燕泥坐在方桌子边，左腿在右腿上架着，正对了桌上一只小蒲草盆子注意；那盆子上画着山水，活象一个艺术赏鉴家。听了这话，把身子一扭转来，笑道：“这样说，今天是非作诗不可了。我觉得我们应当玩个新花样，大家联句，凑成一首古风。”鲁草堂在书架下层搬出两木盒子围棋，伸手在盒子里抓着棋子响，笑道：“我们不过是消闲小集，并非什么盛会，用古风来形容，却是小题大做，倒不如随各人的意思，随便写几首诗，倒可以看看各人的风趣。”许樵隐道：“我是无可无不可，回头我们再议。现在，那两位来下一盘棋？”他说着，在书架上书堆里抽出一张厚纸画的棋盘，铺在桌上，问和尚道：“空师之意如何？”一空伸出一个巴掌，将大拇指比了鼻子尖，弯了腰道：“阿弥陀佛。”谢燕泥笑道：“他这句阿弥陀佛，什么意思？我倒有些不懂。”许樵隐道：“这有什么不懂呢？他那意思是说是下棋就动了杀机。”鲁草堂笑道：“和尚也太做作，这